



洛夫 喃喃詩句 流過無岸之河

台灣最著名的現代詩人洛夫素有「詩魔」之稱，筆下詩作受超現實主義影響，表現手法如魔似幻。1949年赴台，晚年移居加拿大，洛夫笑言這是自己的「兩次流放」；嚐過離別故土之苦，經歷過炮火硝煙，現正享受寧靜生活。七十年以詩為伴，洛夫的人生歲月被模鑄成了詩作中的奇詭風光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為紀錄片《無岸之河》劇照

死神與詩神交戰

五十多年前的金門炮戰，洛夫在坑道石室中寫下《石室之死亡》，這首長詩讓他享譽詩壇。炮彈在頭頂轟響，他兀自臥在辦公桌上，寫道：「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，我便怔住/在清晨，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/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/我便怔住，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/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/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，樹在火中成長/一切靜止，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/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/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/在年輪上，你仍可聽清楚風聲，蟬聲……」

不害怕嗎？

「我現在也想不通，當時怎麼不害怕。」洛夫笑着說，「後來詩作發表，有評論家寫的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，說那個時候是『詩神與死神交戰的時候』。」詩作意象紛呈，語言卻艱澀難懂，如潛意識中的夢囈，有超現實意味。其實想像一下，當時炮火紛飛，年輕詩人卻沉浸創作中不可自拔，這本身就十分超現實！詩人筆下描繪的，大概是在那詭譎時空中所瞥見的幾許靈光。「以前有記者問過我，《石室之死亡》的重要性和意義何在，為什麼到今天仍然有那麼多人關注和評論。我當時說，因為戰爭、死亡、情慾這幾樣詩中的重要母題，絕不是一般說得很明白很有道理很有邏輯的語言可以表達的，說不清楚的。所以當時只好用一種不是很明晰的語言來說，或者，根本不是『說』，是一種『呈現』，用意象來表達。所以很多對現代詩不大習慣的讀者就覺得很難看懂，但是幾十年後，逐漸被人接受了。」

因為拍攝「他們在島嶼寫作II」系列中的紀錄片《無岸之河》，洛夫重訪金門坑道，戰火硝煙已然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寧靜安逸的生活，「炮彈變成菜刀了！（金門以出產菜刀聞名）」於是在《再回金門》中寫道：開酒瓶的聲音總比扣扳機的聲音好聽。

七十年創作不輟

洛夫出生於湖南衡陽，中學時便開始喜愛寫作，初中時已陸續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散文，到了高中，開始

接觸新文學，讀魯迅、巴金、冰心……「看到冰心的詩，很清新，很美。讀的第一首是《相思》。對感情的表達是很難的事情，用散文的筆法寫的話要很多字才能把感情說清楚，《相思》只有十一、二行，就把相思之感表達得非常生動。我後來便覺得，詩可以用很簡單的文字表達那麼多的意思和感情，是很好的工具。」於是高二時，他開始寫詩，到後來入伍，隨「國軍」去台灣前，已經發表了二十多首詩。「當時還有個剪貼本，可惜到台灣下船時掉了。」

對洛夫來說，前往台灣，不僅因為當時局勢混亂前景莫測，也是嚮往冰心《寄小讀者》中所描繪的旅途逸事。抱着到世界上闖一闖的念頭離開故鄉，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別會那麼多年，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。幸運的是，到台灣後他真正踏上了詩人之路，與痲弦、張默創辦了後來對台灣現代詩發展影響深遠的《創世紀》詩刊，自己也全心投入到創作中。

近七十年的創作不輟，洛夫出版《靈河》、《石室之死亡》、《無岸之河》、《時間之傷》等詩集數十部，其中1999年的詩集《魔歌》被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之一，2001年的三千行長詩《漂木》再次震驚詩壇。洛夫的詩作風格多變，早年受超現實主義影響，意象繁複，語言奇詭，後來漸漸蛻變、實驗，語言更為從容，寄情天地萬物，描摹人生情致；到了後期，更添了一點禪味。

實驗不同風格

「我希望在風格上不斷改變。」洛夫說，「有句話說『江郎才盡』，如果只是專注於一種題材和風格，總有寫完的時候。我開始時也喜歡抒情詩，還寫過一段時間愛情詩，第一本詩集《靈河》，名字就是形容當時女朋友的眼睛。可是，不能一輩子寫愛情詩呀，太狹隘了。古今中外的大詩人沒有人只寫這一樣的。詩人的一生中應該有不斷的變化。年輕時有前衛的創新的精神，那時我曾說過每首詩都是一個新的出發，每首詩要『一面放棄一面站立』，要不斷實驗。人生本身就很複雜，內容很豐富，能寫的很多，只看你是



否要深入探索。對我來說，不僅內容要新，表達形式也要新。」

要創新，就要做好會失敗的心理準備。有了這種準備，就可以放膽去試。洛夫說，現在的年輕人特別講究創新，甚至新到寫一些很古怪的東西，大家都看不懂，這不打緊，「我自己早年也是這樣，寫很多別人看不懂的。」但重要的是，不能一輩子只寫這個，隨着環境和時代的變化，詩人的創作也要不停改變。「尤其像中國這個社會，經歷了孫中山的革命、民國，然後到1949年以後，幾十年來變化很大，這都是詩歌和小說很好的題材。但是在內地，雖然也有很好的作品出現，但目前來說，還看不到一種主流。我所說的是詩歌的主流，藝術的主流，不是政治的主旋律。目前這種主流的詩歌還沒有出現，還要加油。」

對現在內地比較流行的敘事詩創作，洛夫頗有看法：「人間煙火當然很重要，是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，但終究還是比較淺薄。因為詩歌畢竟不是現實的copy，尤其詩人除了寫已知的世界外，還要寫未知的世界，也就是內心的、心靈的世界。」過於口語化的語言是其一大問題，「拿唐詩來說，多麼有神韻，讀了以後把我們的思想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。口語化的詩好處是很親切地表現我們生存的世界，但是完全像平時的說話的話，就一點韻味都沒有了。這是內地現在流行的敘事詩的一大問題。」

書評

文：韓浩月

《橋的故事》： 名橋如名媛，倩影何處尋？

沒想到會有人專門為橋寫一本書。橋有什麼寫的？它們就那麼沉默地橫亘於河流之上，任車流或腳步碾踏而過，百年甚至千年不變，人們在遇到大橋的時候，偶爾還會感歎，「瞧，這橋多壯觀啊」，「看，這橋修得太神奇了」，但感歎之餘，並無其它更多想法。遇到小橋，就算挪足走過，也渾然不覺。我們對待橋，就彷彿對待那些默默幫助過我們的朋友，有時連感謝都不會說出口。

日本作家中野京子也沒打算對橋說出感謝，因為，對有些事物，簡單地說出感謝，實在有些太落俗套了，中野京子要通過講故事的方式，講出所有的橋中都隱藏着的秘密。當然，全世界大橋小橋數不勝數，中野京子也只能挑選那些有名的橋作為代表，來敘述橋的存在、橋的歷史、橋的情感、橋的陰影。

對於橋的陰冷故事，書中可沒少描述，讀來印象深刻的有兩篇，一篇是書中開篇寫到的「惡魔之橋」，在歐洲有「惡魔之橋」或「魔橋」之稱的橋竟然有幾十座之多，瑞士烏里州人打算在一個峽谷修橋，但峽谷的險峻難倒了工匠，工匠喃喃自語說了句「要是惡魔可以建這座橋就好了」，沒想到真有惡魔幫助人們實現了這個願望，但惡魔要求享用第一個過橋者的肉體與靈魂難住了當地人，後來有聰明人想出一個辦法，讓一隻羊過了橋，羊也有肉體和靈魂啊！惡魔被涮了一道，這個故事的冷幽默成分，也削弱了它的陰冷色彩，畢竟橋的發明，源自人類智慧，惡魔也不能利用製造橋的特殊才能，來盤剝人類利益。

位於舊金山的金門大橋，按照流行的說法，是一個「自殺聖地」，自1937年開通以來，已經確認有1,300多人選擇在此放棄生命。如果中野京子知道中

國有個南京長江大橋的話，她會選擇寫長江大橋的，長江大橋比金門大橋晚建了31年，但已經有2000多人在此輕生，這是一件令人悲痛又無奈的事情，建橋之人的想法是好的，橋本身是無辜的，與橋相比，作為個體的自殺者太過渺小，是不是從橋上跳下的那一刻，人的生命會因為這最後的儀式感，而獲得一點點尊嚴？

在講述橋的故事的同時，中野京子沒忘時時分析人與橋的關係，比如時常坍塌的倫敦橋，但就橋的功能屬性而言，它可沒什麼值得驕傲的，但因為人的參與——當地人在橋上建了許多商店，甚至在橋上建過教堂，後來教堂被亨利八世拆掉了，600多年後，當倫敦橋將要再次倒塌時，被一個美國開發商花了兩百多萬美元買走了，這個商人覺得，買走的不是一座廢橋，而是一段歷史，一種文化。由此看來，橋與老人一樣，經歷的滄桑越多，就越有故事，越有價值。中國人在對古建築的保護中，也尤其注意到橋的保護，橋對於中國人而言，也是有着豐富的意味的。

最有代表性的成語「過河拆橋」，就是用來形容那些損人不利己的。對於古人來說，建橋與挖井、栽樹等行為一樣，都是造福後人的事情，自己過了河就把橋拆了，這在傳統道德層面上，是非常令人看不起的事情。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，是古人在拿橋說事，來表達一種豁達的人生觀念，在這個觀念中，橋作為「穩固」的意象出現，橋是不會動的，但船可以動，

《橋的故事》
作者：中野京子
譯者：孟華川
出版：中信出版社（2016年1月）

適時改變自己的行走方向，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，日本漫畫家武井宏之就甚為推崇這個道理，他的作品《通靈王》中的男主角公麻倉葉，就經常拿這句話當口頭禪。中國有許多名橋，盧溝橋、趙州橋、玉帶橋等等，每一座橋都是歷史的見證者，每一座橋都有時光的刻痕。唐詩宋詞裡，橋是文人抒發情感的重要關鍵詞，白居易感歎著「細水涓涓似淚流，日西惆悵小橋頭」，杜牧傷懷於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，哪一個重要的詩人，沒寫過與橋有關的作品？中國作家要是寫橋的故事的話，那可以翻遍文學史，寫盡橋的風情。

回頭看中野京子寫的這本《橋的故事》，她是有選擇傾向的，簡單好讀的文字，幫讀者穿越無數有關名橋的繁複資料，用個體趣味、現代視角去衡量與評價筆下之橋。在中野京子的描述中，一座座名橋如一位位名媛一樣，有了各自的風采與滋味，「她們」的情影匯聚於一本書裡，融合成一座橋，這座橋的那頭，是已成歷史的人類文明圖景，這座橋的這頭，是逐漸把虛擬橋樑（互聯網）當成重頭戲的現代人，對過去的閃爍凝望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紫禁城100

作者：趙廣超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



2015年為慶祝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，在《故宮100》百集紀錄片的基礎上，推出《紫禁城100》繁體字版。此書是趙廣超先生及其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，還有故宮文化研發小組多年心血的結晶。它以全新的視角，豐富的文字，尤其是獨特和精工的繪圖效果，向讀者細訴一個很多人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紫禁城的故事，再現了這座世界文化遺產深厚的魅力。

黑暗的閘門

作者：夏濟安
出版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夏濟安先生所著《黑暗的閘門》（The Gate of Darkness）自196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，便在英文世界產生極大影響，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研究領域一本劃時代的傑作。儘管該書部分篇章曾翻譯成中文並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，遺憾的是此後近半個世紀之久，中文讀者始終無緣窺其全貌。此次中文大學出版社對英文版全書重新翻譯，增錄夏濟安先生另一篇相關的重要論文，並邀請翻譯學研究專家王宏志教授對譯稿全文審訂，首次推出這本經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。

1%的力量

作者：鎌田實
譯者：莊雅琇
出版：遠見天下文化



想要一口氣做到100%，很難；如果先從1%開始，事情就容易多了。忍耐1%，再討厭的事情也能撐下去；先做1%，再難的事情也能勇敢踏出第1步。被譽為日本最體貼病患的醫師——鎌田實，記錄下他在各地親眼見證過的「1%的奇蹟」。伊拉克戰地的血癌少女、日本311大地震的災民、罹患重病的年輕女老師……看看這些小人物如何在人生的絕境中，發揮微小力量，扭轉困境，活出精彩人生，並且照亮他人。

操縱彩虹的少年

作者：東野圭吾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他操控的是夢幻的光束，還是脆弱的人心？他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希望，還是走向毀滅？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光瑠，從小便擁有優異的色彩感，能夠將看見的顏色百分百地忠實呈現出來，而且無論什麼學問，只要聽過一次就能理解。父親高行和母親優美子起初對於優秀的兒子感到十分驕傲，但看着這位驚世天才一步步成長，卻開始對他的存在產生了恐懼。上了高中以後，光瑠更發展出一種與「光」有關的特殊才能，他的生活也開始有了極大的轉變，每到深夜就會悄悄外出。非常在意兒子這項怪異行徑的高行於是偷偷尾隨在光瑠後面，來到一棟廢棄的音樂廳，發現裡面聚集了許多青少年，門外還有緞車族把守，而光瑠竟然在舞台上一邊操控七彩炫目的光束，一邊演奏著美妙的音樂！這個被光瑠稱為「光樂」的演出，據說看過後會讓人神清氣爽，對未來充滿希望，但「光樂」也讓青少年為之沉迷，彷彿毒品上癮一樣。隨著「光樂」的影響力越來越大，引起了大人們的恐慌和覬覦，而幕後的黑手也開始蠢蠢欲動……

圖解太空

作者：詹姆斯·特菲爾
譯者：姚若潔、李昀岱
出版：大石國際



是從未發表過。80幀運用最先進的太空望遠鏡所拍攝的外太空圖像、根據科學數據理論繪製的宇宙雲圖、278個令人大開眼界的統計數據，超過300頁詳述有關我們的太陽系、銀河系與更多最新信息的太空圖集大全，對於太空迷來說，是本絕對不容錯過的經典珍藏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